

深化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新动力与新思路*

朴英姬

内容提要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持续性的低迷。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乏力，非洲外资流入呈现持续低迷的状态，而中国对非投资则出现显著增长的态势。非洲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但随着非洲大陆的商业发展潜力与日俱增，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增长空间广阔。受益于快速城市化、中产阶级崛起、加速工业化战略、改善营商环境，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等新驱动因素的影响，非洲有望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热点。为推动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转型升级，未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应注重与非洲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相契合，并与非洲城市化进程协调并行和相互促进，提升中国投资对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应重点投向消费者导向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等非洲外资流入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以推动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中非投资合作 产业政策 工业化 城市化 经贸合作区

作者简介 朴英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7）。

外国直接投资（FDI，简称“外资”）不仅能够给东道国带来资金、技术和专业技能，还会增加就业、提升生产率和竞争力水平，因而被国内信贷资金匮乏和成本高昂的非洲国家视为加速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当前，外资占非洲外部资金流入总额的1/3左右，是非洲外部资金流入的重要来源。中国是非洲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在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推出了中非合作“八大行动”，并提出未来三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不少于100亿美元的发展目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非洲经济史》”（14ZDB063）的阶段性成果。

标,旨在推动中非合作的转型升级。为实现中非投资合作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需要面向未来,将非洲的长远发展利益与中非投资合作相结合。鉴于此,本文拟从非洲大陆商业发展潜力的视角,详细阐述未来深化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新驱动因素,并提出推动中非投资合作转型升级的新思路。

非洲投资市场的特点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出现大规模下降,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下降幅度都在20%左右。2010~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导致跨国公司投资意愿下降,加之地缘政治风险和恐怖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外资流入量处于低水平波动状态。2015年全球外资流入量骤然上升,这主要归因于在发达国家的大规模跨国并购案,其中一部分并购交易属于“公司重置”行为,如出于避税和安全原因而搬迁公司总部,其生产活动并没有发生大规模转移,这导致跨国并购的大幅增长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扩张。^①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地缘政治风险和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等因素的影响,2016年全球外资流入额比2015年下降了538亿美元,2017年全球外资流入量比2016年又下降了23.4%,仅为1.4万亿美元(参见表1)。2017年,全球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都出现大幅减少,其中跨国并购额从2016年的8870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6940亿美元;绿地投资额比上年下滑了14%,仅为7200亿美元,发达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下降幅度较大。^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非洲大陆的外资流入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非洲外资流入额持续低迷,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非洲外资流入至今仍未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581.3亿美元)。非洲在世界外资流入总额中的比重从2010年的3.4%,下降至2017年的2.9%。非洲在发展中经济体外资流入总额的比重亦从2010年的7.4%,进一步下降至2017年的6.2%(参见表1)。这表明非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仍然处于边缘化地位,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有限,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

^①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6*, New York and Geneva, 2016, p. 2.

^②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New York and Geneva, 2018, pp. 2-3.

的收益份额微弱。

2012 年以来，全球外资流入回报率逐步下降，其中非洲大陆的外资流入回报率降幅最大，从 2012 年的 12.3%，下降至 2017 年的 6.3%。^① 这一方面反映了全球经济持续性低迷导致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机会都在减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非洲外资流入的不利影响。2014 ~ 2016 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跌，2016 年金属类和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降至金融危机后的最低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非洲外资流入的规模进一步缩减。2017 年非洲外资流入量比上年下降了 21%，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影响，埃及、莫桑比克、刚果（布）、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外资流入量都出现下滑。

表 1 2010 ~ 2017 年非洲外资流入额及在世界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单位：亿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世界	13719	15677	15747	14254	13385	19213	18675	14298
发达经济体	6798	8244	8583	6932	5967	11413	11332	7124
转型经济体	637	794	649	837	565	360	641	468
发展中经济体	6285	6639	6515	6485	6853	7440	6702	6707
非洲	467	467	520	508	524	566	532	418
非洲占世界的比重（%）	3.4	3.0	3.3	3.6	3.9	2.9	2.8	2.9
非洲占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	7.4	7.0	8.0	7.8	7.6	7.6	7.9	6.2

资料来源：UNCTAD, “FDI Inflows by Region and Economy 1990 - 2017”, June 2018,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Annex-Tables.aspx>, 2018 - 12 - 01.

第二，非洲外资流入的国别分布日趋广泛，非资源型国家在外资流入中的比重上升。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非洲外资流入的国别集中度有所下降。2005 年，非洲外资流入存量和流量前十位的国家占非洲外资流入存量和流量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 81.9% 和 84.8%；到 2017 年这两个比重分别降至 69.5% 和 67.1%。尽管非洲矿产资源国仍然是外资流入的重要目的国，非矿产资源国在外资流入总额中的比重日趋上升。据统计，非矿产资源国在非洲外资流入总额中的比重，从 2009 年的 24% 提高到 2015 年的 33%，2017 年约

①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New York and Geneva, 2018, p. 3.

为40%。^①这主要源于近年来非资源型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趋好的发展态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报告,2011年以来非资源型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速较快,整体增速超过了资源型国家。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肯尼亚、乌干达和卢旺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较高的非资源型国家。^②相对于资源型国家来说,这些非资源型国家的经济多样化程度较高,国内需求旺盛,宏观经济治理水平更高,这无疑增加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使得非资源型国家在外资流入中的比重上升。

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2017年东部非洲、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这4个次区域首次出现了外资流入项目数量接近的局面,分别占外资流入项目总数的27%、24%、23%和26%。与之相比,2005年东部非洲、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的外资流入项目数量,分别占外资流入项目总数的11%、16%、27%和44%。2017年,非洲外资流入项目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包括:南非、摩洛哥、肯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加纳、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和科特迪瓦。^③这表明非洲外资流入的国别分布更趋广泛,非资源型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非洲大陆形成了更具竞争性的外资流入格局。

第三,非洲外资流入的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非资源型产业的外资流入增长势头强劲。为降低全球金融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国民经济的冲击,非洲国家纷纷致力于加快经济多元化进程,非资源型产业的投资潜力增强,制造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外资流入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资源型产业外资流入则增长缓慢乃至下滑。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出现了从资源型产业向非资源型产业倾斜的趋势,外资流入的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

2014年以来,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冲击,非洲大陆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的外资流入绿地项目公告数量占总公告的绿地项目数量比重急剧下降,从2014年的36%下降到2015年的24%,以及2016年1月至11月的

^① AfDB, OECD & UNDP,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7: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strialisation*, 2017, p. 48.

^②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Restarting the Growth Engine*, Washington, D. C., April 2017, p. 74.

^③ EY, *Turning Tides: EY Attractiveness Program Africa*, October 2018, pp. 16 - 17.

14%；与此同时，制造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相关的绿地项目公告数量迅速上升。2016年，非洲外资流入绿地项目公告金额最高的国家分别为埃及、摩洛哥、安哥拉、加纳、莫桑比克、南非和埃塞俄比亚，主要投资产业除了石油、天然气、煤炭、能源之外，还有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2016年，摩洛哥外资流入绿地项目公告额高达49亿美元，其中汽车产业的绿地投资公告额为13亿美元，吸引了包括美国福特汽车和法国的标致雪铁龙和雷诺汽车等跨国公司的投资。摩洛哥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主要源于良好的商业环境、产业政策、日益增长的城市消费市场、运行较好的基础设施和有利的对外贸易协定等。近年来，加纳的经济多元化取得进展，推动了外资流入的持续增长。2016年，加纳外资流入绿地项目公告额比上年增长了13%，达到36亿美元，其中金融和商业服务的投资额增加显著。^①

据统计，2003~2016年，非洲外资流入的资源型绿地投资额年均增长率为-17%，而制造业绿地投资额年均增长率为5%，制造业超过资源型产业成为非洲绿地投资存量最高的产业门类。2014年以来，在非洲制造业外资流入中，纺织、服装和皮革业的绿地投资额增长显著，2017年达到40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了一倍，是2008年的20倍，其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额较大，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2003~2016年，非洲外资流入的绿地投资额增长最快的产业门类有工业设备、仓储、可再生能源、消费电子、医疗卫生、通讯和房地产，而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产品的绿地投资额在下降。^② 尽管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资源型产业外资流入量有可能再次出现周期性上升。即便如此，非洲大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资源型外资流入目的地，外资流入将更加趋于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聚集，这将会提升外资流入对非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四，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非洲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从非洲外资流入来源地来看，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一直是非洲大陆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尽管英国、法国和美国仍然是非洲外资流

^① AfDB, OECD & UNDP,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7: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strialisation*, 2017, pp. 48-49.

^②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New York and Geneva, 2018, p. 9; UN-Habitat and IHS-ErasmusUniversity Rotterdam, *The State of African Cities 2018: The Geography of African Investment*, 2018, p. 59.

入存量最多的3个国家,然而2011年至2016年,上述三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几乎没有变化^①,而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则从2011年的162亿美元大幅上升至2016年的399亿美元,成为非洲外资流入存量第四大来源国。印度在非洲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也在日益提升。近年来,印度对非洲投资地域和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从最早集中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到现在扩展至整个非洲大陆,投资领域也日趋广泛,现已涵盖资源行业、信息通信技术、银行业、农业、制药业、纺织业、汽车业和公用事业等众多领域。2010年至2014年,印度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从119亿美元上升至152亿美元。2014年,毛里求斯占到印度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90%以上,其次是南非、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利比亚。^②2016年,印度是非洲外资流入存量第八大来源国。与此同时,南非、马来西亚、巴西、韩国、土耳其、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也已经或正在成长为非洲大陆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新兴经济体在非洲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显著增强。不同的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能够为非洲发展提供各异的专业技能,例如,巴西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中国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印度在制药、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等领域为非洲发展提供有益的专业支持。新兴经济体对非洲直接投资呈现出日益增长的态势,这将为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扩展外部融资来源,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非洲大陆作为外资流入地的区位优势日益凸现,无论是欧美等传统投资国,还是中国等新兴投资国,都有必要客观审视非洲投资市场的新变化,关注非洲投资市场可深入挖掘的潜力,以及应对将有更多投资国参与的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发展态势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功举办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开创了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成为南南合作的成功典范。伴随着中国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日趋成熟,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发展

^①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New York and Geneva, 2018, p. 38.

^② UNECA and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Deepening Africa - India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Addis Ababa, Ethiopia, 2018, pp. 11 - 12.

迅速，现已成为非洲重要的投资来源国。

第一，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提升。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非洲外资流入额持续低迷，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从2009年的14.4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33.7亿美元，之后有所下降，2017年再度提升至41亿美元。2009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93.3亿美元，2017年猛增至433亿美元，是2009年的4.6倍（参见表2）。2015年至2016年，非洲外资流入绿地项目总公告金额中，中国占比最高，达到23.9%，其次是阿联酋（9.2%），意大利（7.2%）、美国（6.5%）、摩洛哥（5%）、法国（4.8%）、英国（4.7%）。^① 中国在非洲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显著。

表2 2009~2017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单位：万美元）

年份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
2009	143 887	933 227
2010	211 199	1 304 212
2011	317 314	1 624 432
2012	251 666	2 172 971
2013	337 064	2 618 577
2014	320 193	3 235 007
2015	297 792	3 469 440
2016	239 873	3 987 747
2017	410 500	4 329 650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18-12-22。

第二，中国对非洲投资覆盖率广，民营企业对非投资力度不断加大。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到非洲投资的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2000年以来民营企业加大了投资非洲的力度。截至2017年末，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有3 413家，其中民营企业超过2 000家，共覆盖了52个非洲国家，主要分布在南非、赞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等国家。截至2017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最高的10个国家分别是：南非、刚果（金）、赞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

^① AfDB, OECD & UNDP, op. cit., p. 50.

亚、津巴布韦、加纳和肯尼亚。^①

第三，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尽管采矿业和建筑业仍然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最高的行业，但金融业、制造业、商务服务业等领域的中国投资呈现显著增长态势。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现已涵盖建筑业、交通运输、制造业、采矿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农业等各个领域。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分别为建筑业、采矿业、金融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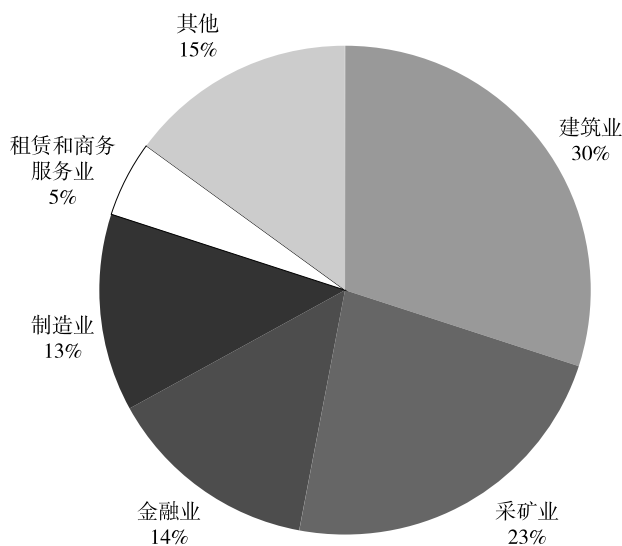


图 1 2017 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 25 页，载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1809/20180902791492.shtml>，2019-01-28。

第四，中国政府注重推动对非投资合作模式的创新。2006 年以来，中国政府支持企业在非洲建立经贸合作区及产业园区，为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搭建平台，促进集群式投资合作，以推动中非投资合作的深入发展。迄今为止，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建立了 6 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包括赞比亚中国

^①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 40 ~ 47 页，载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1809/20180902791492.shtml>，2019-01-28。

经贸合作区、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尼日利亚广东经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和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非洲国家还陆续建立了几十个各种形式的产业园区，如非洲（乌干达）山东工业园、辽沈工业园、中乌科虹农业产业园；埃塞俄比亚－中国东莞华坚国际轻工业园、埃塞俄比亚－湖南装备制造合作园区等。综上可知，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在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的基础上，还注重投资合作模式的创新，中非经贸合作区和产业园区的建立就是将中国投资与非洲经济转型紧密关联的投资模式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呈现增长态势，但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仅为2.6%，低于其他各大洲的水平。2017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仅为2.4%，仅略高于大洋洲的水平（表3）。随着非洲大陆商业发展潜力与日俱增，对外资流入的吸引力将逐步增强，未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增长空间广阔。

表3 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各洲构成情况

地区	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金额（亿美元）	比重（%）	金额（亿美元）	比重（%）
亚洲	1 100.4	69.5	1 1393.2	63.0
拉丁美洲	140.8	8.9	3 868.9	21.4
北美洲	65.0	4.1	869.1	4.8
欧洲	184.6	11.7	1 108.6	6.1
大洋洲	51.1	3.2	417.6	2.3
非洲	41.0	2.6	433.0	2.4
合计	1 582.9	100.0	18 090.4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14页、第20页，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1809/20180902791492.shtml>，2019-01-28。

非洲吸引中国投资增长的新驱动因素

近年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稳步发展，既得益于中国政府为推动中资

企业走进非洲、扎根非洲而实行的各项政策支持,更受益于非洲的商业发展潜力与日俱增。从非洲市场角度来说,未来深化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有如下的新驱动因素。

第一,人口规模攀升、快速城市化和中产阶级壮大使得非洲大陆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强。非洲大陆人口规模庞大,2017年超过12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5亿。近年来,非洲城市化推进速度为世界各地之首。2017年非洲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1%,预计2050年将达到56%。^①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得非洲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增长最快的地区。日消费额在5美元至20美元之间的中产阶级人数,从1990年的1.08亿上升至2013年的2.47亿,2016年达到3.5亿。伴随着人口规模攀升、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非洲私人消费增长迅速,居民消费模式出现新变化,对日用品和加工食品等制成品,金融、商业和电信等现代服务的需求显著上升。2010~2016年非洲大陆私人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3.7%。^②非洲私人消费中,加工食品消费需求增长迅猛。2005~2015年,非洲大陆加工食品消费增长很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近年来,私人消费已经成为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显著,2009~2016年,年均增长达到3.7个百分点,相当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平。^③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代表了非洲大陆经济繁荣的巨大潜力,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将日益增强。

第二,非洲大力推行加速工业化发展战略,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增长空间广阔。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构建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推动国民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非洲联盟、区域组织和国家层面上均大力推行加速工业化发展战略,新一轮工业化进程正处在加速酝酿及稳步实施的阶段。在全非层面,2008年非洲联盟在第11届首脑会议上通过《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Action Plan for the Acceler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Africa),强调工业化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非洲需要在国家、区域、大陆和国际层面加强合作,促进非洲工业发展。该计划是非洲大陆工业化的重要议程。

^①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8: Mig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2018, p. 10.

^② AfDB, OECD & UNDP,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7: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strialisation*, 2017, pp. 28-29.

^③ AUC and OECD, *Africa's Development Dynamics 2018: Growth, Jobs and Inequalities*, AUC, Addis Ababa/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8, p. 52.

2015年1月，在非洲联盟峰会上正式通过了《2063年议程》，作为非洲未来50年发展的远景规划。在《2063年议程》中，非洲联盟再次强调对非洲工业化的重视，并提出未来几十年工业化发展战略，总目标是通过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促进非洲经济转型，扩大非洲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份额。非洲联盟提出到2063年，非洲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0%以上，非洲将有效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并打造一批区域制造中心。^①

在区域组织层面，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均将工业化视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环节，其中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非共同体制定了专门的区域工业发展战略来指导区域工业化进程，其他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工业发展战略涵盖在总体发展战略之中。2015年4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通过了《2015~2063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工业化战略及路线图》，提出工业化应作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核心任务，路线图的实施将重点关注生产率的提升、基础设施改善、技术升级和创新、私营部门参与、扩大融资力度等方面，并提出优先发展农矿产品等区域价值链，并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等。2012年，东非共同体制定了《2012~2032年东非共同体工业化战略》，提出到2032年将东非共同体的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当前的10%提升至25%。东共体提出的工业化战略突出6个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战略门类，包括铁矿石和其他矿产品加工业、农用化学品、制药、石化制品、农产品加工业、能源和生物燃料。未来，东共体将协同成员国和私营部门的合力，推动这6个战略领域的发展。^② 2015年7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通过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16~2020年战略框架》和配套战略行动方案，提出要打造和完善地区生产、贸易和货币一体化，夯实工业发展基础，提高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在国家层面，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制定了旨在推动工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加速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例如，埃塞俄比亚政府制定了《增长和转型计划》，旨在促进农业和工业增长，政府提出将全力支持制造业发展。科特迪瓦制定了《2020新兴国家战略》，其目标是到2020年将科特迪瓦建设成为新兴经济体，实现国民经济向工业化转型。肯尼亚制定了《2030年远景规划》，

^① 李智彪：《非洲工业化战略与中非工业化合作战略思考》，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5期，第110页。

^② UNECA, *Transforming African Economies through Smart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2017, p. 13.

提出到 2030 年将肯尼亚建成新兴工业化、中等发达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伴随着非洲国家大力推行加速工业化战略,非洲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出口和外资流入额都在上升。据统计,2009~2014 年,非洲制造业产值从 1 614 亿美元提升至 2 074 亿美元,增加了 28.5%,年均增长率达到 5.1%;这期间乍得、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尼日尔制造业产值提高幅度超过 60%。2004~2014 年,非洲制成品出口额从 509 亿美元上升至 1 060 亿美元。2014 年,制造业占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的比重达到 20%。^①

总体来说,在非洲联盟、区域组织和国家层面均大力推行加速工业化发展战略,未来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增长空间广阔。

第三,非洲国家营商环境日益改善,本土市场的商业发展潜力成为吸引外资流入的首要动因,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风险系数下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推动国民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非洲国家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显著增强,营商环境日趋改善,为外资流入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制度支持。近年来,修订外国投资相关法律、简化行政管理程序、降低新建和运营企业成本等改革举措,使得非洲国家的营商环境更具有吸引力。根据世界银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毛里求斯和卢旺达的营商环境排名分别为第 20 位和第 29 位(高于俄罗斯、土耳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是非洲大陆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其后是摩洛哥、肯尼亚、突尼斯、南非和博茨瓦纳。^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非洲竞争力报告》,2008~2016 年非洲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平均提升了 5%,大多数非洲国家均实现了全球竞争力指数不同程度的提升。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全球 140 个经济体中,2018 年毛里求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为第 49 位(高于菲律宾、印度、土耳其、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是非洲大陆全球竞争力最高的国家,其次是南非(第 67 位)、塞舌尔(第 74 位)、摩洛哥(第 75 位)、突尼斯(第 87 位)和博茨瓦纳(第 90 位)。^③

随着营商环境的日益改善,非洲的商业发展潜力已经超过自然资源禀赋,成为吸引国际投资者的首要动因,并推动外资流入的产业布局多元化。当前,29.5%的外国投资者将商业环境的改善作为投资非洲的主要动因之一,这一

^① UNECA, *Transforming African Economies through Smart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2017, p. 21.

^②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9: Training for Reform*, Washington, D. C., 2019, p. 5.

^③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2018, p. 1.

比例在2003~2007年只有12%。据统计,2013~2017年,非洲国内和区域市场的巨大商业潜力是吸引新的外资项目的首要驱动因素,占总投资项目数量的53.4%,这一比例与亚洲国家(55.7%)相似。^①这表明,跨国公司对非洲投资越来越看重非洲国内和区域市场的商业发展潜力,更多地将产品销售到当地市场作为投资动机。非洲国家日趋改善的商业环境,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流入的首要动因,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风险系数下降。

第四,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为深化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增添新的动力来源。非洲国家重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区域合作视为建设更强大和更可持续的非洲经济的重要动力来源。当前非洲国家正通过大规模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取消区域内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合理有效的产业发展政策等措施,支持区域内企业和区域价值链的发展,增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动力,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非洲联盟认可的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有8个。^②根据2017年非洲联盟、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发布的《非洲区域一体化评估》报告,东非共同体是非洲大陆一体化程度最高、进展最快的区域经济共同体。目前,东非共同体已经实现了共同市场,并致力于建立统一税制和一站式边境站,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最佳的营商环境。

值得关注的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于2019年5月30日生效,7月7日启动实施,这意味着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全球范围内成员数量最多的自由贸易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一些共同市场的要素。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通常仅包含消除商品贸易的关税和配额,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则涵盖了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等方面,而关于投资和服务的统一规则和监管措施,通常都是在共同市场建立后才涉及的内容。^③非洲

^① AUC and OECD, *Africa's Development Dynamics 2018: Growth, Jobs and Inequalities*, AUC, Addis Ababa/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8, p. 53.

^② 非洲8个区域经济共同体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和政府间发展组织。参见姚桂梅:《从一体化视角看非洲工业化的新动力》,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4期,第19页。

^③ AU, UNECA & AfDB, *Assess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frica VIII*, Addis Ababa, Ethiopia, 2017, p. 11.

大陆自由贸易区是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的旗舰项目，也是推动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性倡议。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标志着非洲区域一体化迈入里程碑式的新阶段，未来区域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大大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水平将显著提升，各国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化进程有望加速，这必将推动区域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以及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为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预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将会通过扩展市场容量；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提升各国生产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等渠道，为深化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增添新的动力来源。

展望未来，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加之外汇储备充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潜力巨大。中国自 2014 年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到 2017 年已然跃升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位的国家。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会继续增长，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将更加显著。未来，继续深化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不仅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也符合中国作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的利益诉求。对于非洲国家来说，由于面临着诸如经济结构转型滞后、贫困状况严重、青年失业率高、基础设施薄弱、科技创新能力匮乏等严峻的发展挑战，加之国内信贷资金不足和成本高昂的压力，将吸引外资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工具就显得既明确又紧迫。当前，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进程为非洲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符合非洲国家的发展诉求。由此可知，未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持续深化符合双方的利益诉求。如前所述，非洲大陆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尚不足 3%。未来，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总体规模的攀升，以及非洲市场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强，加之中国政府推动中非投资合作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中国对非投资合作有望出现跨越式的增长。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转型升级的新思路

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未来三年在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继续下滑的背景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并超过世界平均

增速。^① 基于对非洲经济增长和商业潜力的乐观预期，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投资者将非洲视为充满活力的潜在投资市场。展望未来，为推动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转型升级，中方应注重通过中非投资合作促进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并重点关注如下方面：

第一，产业政策是非洲政府强化外资流入与国家发展战略协调并行的有效工具，未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应注重与东道国产业政策相契合，推动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近年来，非洲国家越来越重视制定明晰和优惠的产业政策，激励和引导外国投资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和重点领域，强化外资流入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协调并行，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例如，2010年埃塞俄比亚开始执行雄心勃勃的国家发展战略《增长与转型计划》，这是具有政策连续性的五年发展规划，2016年开始执行第二阶段计划（2016~2020年）。在《增长与转型计划》中，埃塞俄比亚政府提出到2025年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并从农业国转型成为非洲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为实现这些发展目标，埃塞政府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卫生投资、城市和乡村发展，以及建立工业园区，并大力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国家建设。为了将埃塞俄比亚建成非洲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国家规划建立一系列工业园区，重点发展纺织、皮革、农产品加工和制药等产业，并制定产业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者优先进入这些产业，以带动轻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2017年6月，埃塞俄比亚首个国家工业园哈瓦萨工业园（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工业园）开始投入运营，并吸引了美国服装业巨头（PVH）等十几家国际企业入驻。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埃塞俄比亚外资流入从2015年的26亿美元猛增至2017年的36亿美元，其中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投资领域。^②

又如，2014年摩洛哥政府制定了《2020年加速工业发展战略》，计划利用外资加快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农产品加工和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汽车工业是摩洛哥工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摩洛哥汽车行业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投资，如雷诺集团、雪铁龙公司和标志集团相继进入摩洛哥。当前雷诺品牌汽车在摩洛哥汽车市场销量第一，

^①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Darkening Skies*, January 2019, p. 4.

^② EIU, *Country Report: Ethiopia*, November 2018, p. 5.

雷诺丹尼尔工厂已经成为雷诺全球前五大生产基地之一。

通过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实现了外资流入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协调并行。未来非洲国家将会更加重视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外资流入推动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关键行业和优先领域，强化外资流入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联效应，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为此，未来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应更加注重与东道国的产业政策相契合，推动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

第二，优化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产业布局，更多地投向消费者导向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等非洲外资流入增长潜力巨大的领域，助力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2016年消费产品和零售业，科技、媒体和电信业，商业和金融服务业占非洲外资流入项目总数的比重高达54.6%。^① 这表明，非洲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在增强。未来，消费者导向产业是非洲外资流入增长潜力巨大的领域，主要包括消费产品、信息技术、旅游、金融和零售等行业。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速的关键环节。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落后，特别是电力供应和交通运输的成本高昂，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偏高，阻碍了效率驱动型外资流入的快速增长。当前高昂的运输成本相当于非洲商品价格的75%，大约30个国家存在长期电力短缺状况。基础设施滞后至少降低非洲年均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② 近年来，非洲国家极其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多种渠道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然而由于非洲国家内部融资能力有限，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为改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非洲国家政府都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未来基础设施领域的外资流入增长潜力巨大。

高技术产业是个宽泛的概念，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是最大的次门类，主要包括化学、航空和制药等。非洲的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存量最低，分布范围最小。2006~2014年，非洲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的目的国包括埃及、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等国。北部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和摩洛哥）和南非吸收了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的绝大多数份额，这些国

① EY, *EY's Attractiveness Program: Africa*, May 2017, p. 23.

②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Tracking Africa's Progress in Figures*, 2014, p. 48.

家具备较强的外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技术和创新的水平较高，制度体系较完备。尽管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2003~2016年非洲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额增长速度却最高。预计未来，北部非洲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额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南非和尼日利亚也将保持增长态势。^① 综上，消费者导向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有望成为非洲外资流入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当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位居前两位的行业为建筑业和采矿业（参见图1），未来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产业布局有必要进一步优化，更多地投向非洲外资流入增长潜力大的领域，助力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

第三，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应注重与非洲城市化进程相互推动，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非洲城市化趋势之一就是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数量在增加，而中小城市的数量逐步减少。2000~2016年，人口少于50万的小城市数量从31个下降到18个，人口在50万到100万的中等城市数量从32个减少到28个，预计到2030年中小城市数量将继续减少，而人口在1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数量则从35个增加到48个，预计到2030年将继续增加7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数量从1个增加至3个，预计到2030年还将继续增加2个。^② 非洲国家的城市经济活动日益向首都、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等核心城市聚集。

在非洲，核心城市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区，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中心，也是外资流入最集中的地区。在非洲，外资流入集中在埃及的开罗、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摩洛哥的丹尼尔和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肯尼亚的内罗毕、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和塞内加尔的达喀尔等核心城市（参见表4）。上述这些城市具有多样化的商业环境，成为全球投资者进入非洲大陆的门户。高技术产业外资流入集中在非洲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中心，包括开罗、约翰内斯堡、拉各斯和内罗毕等大城市，尼罗河走廊（以开罗为核心）和豪登省走廊（以约翰内斯堡为核心）。

^① UN - Habitat and IHS - ErasmusUniversity Rotterdam, *The State of African Cities 2018: The Geography of African Investment*, 2018, pp. 132 - 137.

^②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Africa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 2017, p. 54.

表4 2003~2016年非洲外资流入额前20位城市

排名	城市	国家	所在地区	外资流入额(百万美元)
1	开罗	埃及	北部非洲	13 716
2	约翰内斯堡	南非	南部非洲	13 211
3	丹尼尔	摩洛哥	北部非洲	10 542
4	拉各斯	尼日利亚	西部非洲	9 213
5	卡萨布兰卡	摩洛哥	北部非洲	8 370
6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	北部非洲	8 016
7	开普敦	南非	南部非洲	6 434
8	内罗毕	肯尼亚	东部非洲	5 978
9	阿比让	科特迪瓦	西部非洲	5 534
10	达喀尔	塞内加尔	西部非洲	4 775
11	拉巴特	摩洛哥	北部非洲	4 737
12	马拉喀什	摩洛哥	北部非洲	4 258
13	阿克拉	加纳	西部非洲	4 066
14	达累斯萨拉姆	坦桑尼亚	东部非洲	3 482
15	突尼斯市	突尼斯	北部非洲	3 453
16	太特	莫桑比克	南部非洲	3 441
17	罗安达	安哥拉	南部非洲	3 022
18	马普托	莫桑比克	南部非洲	2 915
19	吉布提市	吉布提	东部非洲	2 899
20	奥兰	阿尔及利亚	北部非洲	2 845

资料来源: UN - Habitat and IHS - ErasmusUniversity Rotterdam, *The State of African Cities 2018: The Geography of African Investment*, 2018, p. 46.

受益于快速城市化、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阶层、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改善商业环境的结构性改革等利好因素,非洲国家核心城市的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在逐步提升,为发挥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提供更加有利的基础,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在逐步提升。未来,核心城市将成为非洲国家经济繁荣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也将成为外资流入最集中的地区,外资流入与城市化进程将日益显现出协调并行和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来源。为此,未来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应注重推动非洲城市化进程,为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第四，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合作区的投资引擎作用，提升中国对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中国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是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的对外投资模式，采取“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化经营”的运作模式，是涵盖贸易、投资、生产、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迄今为止，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创造就业、技术转移、产业多元化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仍然面临融资困难、区内外经济联动性差、东道国政府支持力度有限、区外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供应短缺等诸多挑战。未来，若要确保中非经贸合作区取得实质性成效，中国政府和园区开发企业需要在政治承诺和支持、政策和制度框架、基础设施发展和地方经济联动等影响经贸合作区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上着力改善，促使经贸合作区成为创造就业、吸引外资、完善产业链、实现技术和知识转移的有效工具，从而真正发挥出中非经贸合作区的投资引擎作用，并通过形成产业集群，带动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例如，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规划将建成一座综合新城，不仅有工业制造加工区，还有商贸物流园、房地产区、创意产业园、油气仓储区和城市配套区，涵盖社会发展的各个门类。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并将按照毛里求斯政府倡导的智慧城市的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2017年，毛里求斯政府将晋非经贸合作区列为智慧城市的标杆项目。未来，中国政府应加快推进并规范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招商和运营，真正将其打造成为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结 语

从发展趋势看，非洲未来有望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从非洲发展层面来说，快速城市化、中产阶级崛起、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商业环境改善是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继续深化的动力源泉。鉴于非洲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有必要在产业多元化、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以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为中国对非投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增长空间。此外，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后，将为非洲工业化和结构转型创造更坚实的基础，并推动非洲区域内贸易和区域价值链的发展，这将为中国对非投资合作提供

新的动力来源。从国际合作层面来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和美国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为应对经济低迷的挑战以及广大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满情绪,欧美发达国家相继推行新兴保护主义政策,这无疑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投资扩张和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并对经济全球化造成负面冲击。与之相对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并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对非合作。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未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有望继续深化,中国在非洲外资流入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望进一步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将非洲视为充满活力的潜在投资市场,未来实现中国对非投资合作转型升级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非洲国家吸纳效率驱动型投资的潜力有限。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处在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参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水平低,吸引效率驱动型外资流入的区位优势不足。当前,除了少数非洲国家(埃及、摩洛哥、突尼斯、佛得角、纳米比亚和南非)达到效率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仅有毛里求斯一个国家处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发展阶段。另有少数国家(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加蓬和尼日利亚)处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发展阶段。其余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处于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竞争力是基于要素禀赋,包括非技术工人和自然资源,而非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① 201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平均仅为46.2,为世界各地最低水平。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12个指标中,除了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两项指标略高于南亚国家之外,其余十个指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包括制度建设、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水平、宏观经济稳定性、医疗卫生、工人技能、金融体系、市场容量、商业活力、创新能力。^② 与此同时,尽管非洲占全球总人口的14%,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不足3%。非洲外资流入量仅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3%。非洲仅占全球商品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的1.8%和3.6%,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1.7%和1.8%。非洲区域内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12%,这一比例在欧洲、北美和东盟地区分别为

①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Africa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 2017, p. 9.

②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2018, p. 25.

60%、40%和30%。即便是将非正式的跨境贸易囊括其中，非洲区域内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也难以超过20%。^①总体来说，非洲国家全球竞争力水平差、参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水平低，吸引大规模效率驱动型外资流入的整体区位优势欠佳。基于此，长期以来非洲占全球外资流入总额的比重很低，而且更多的是资源驱动型和市场驱动型投资，而非效率驱动型投资。这种状况将阻碍中国对非洲效率驱动型投资的大规模增长。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性强，政治和安全风险较高，政策变动相对频繁，中国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长期以来，非洲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需求旺盛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这种过度依赖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发展模式容易受到外部环境恶化的负面冲击，导致宏观经济波动性和脆弱性较强。2014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非洲资源型国家经济普遍低迷乃至陷入衰退，反映了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和波动性仍然较强。与此同时，尽管非洲整体的政治和安全形势趋向稳定，但局部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仍然较高，政策的连续性面临挑战。世界范围内共有35个“脆弱国家”，非洲大陆占比超过一半（有19个），包括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金）、南苏丹等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状况，导致投资成本和风险升高，加之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大大下降。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许多非洲国家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较高，对于吸引大规模中国投资来说，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综上所述，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薄弱、制度建设滞后、安全形势不佳、教育和技术水平落后、金融市场成熟度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低、缺乏创新能力等因素，仍然会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中国投资的大幅涌入。除此之外，非洲国家还要应对诸如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发展压力，这些内部发展挑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社会紧张，甚至引发暴力冲突，最终也会成为中国投资者进入非洲市场的阻碍因素。未来，若要吸引大规模中国投资推动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非洲国家需要通过国内建设、区域协作和国际合作等多种途径，缓解面临的诸多发展挑战，为中国投资者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鉴于非洲国家正处于诸领域的社会发展转型期，包括人口结构、经济、社会、

^① AU, *Status of Integration in Africa (SIA V)*, 2018, p. 2.

政治、技术、环境等转型，未来可充分发挥转型时期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为中国投资者创造出风险相对较低的广阔投资机会，并通过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强化中国投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助推作用。

New Impetus and New Ideas for Deepening China's FDI Inflows to Africa

Piao Yingji

Abstract: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growth of world economy, global FDI inflows, and FDI inflows to Africa have been sluggish. Against this trend, China's FDI inflows to Africa have witnessed rapid growth. Currently, Africa constitutes a low proportion of Chinese outward FDI worldwide. With growing business prosperity in African countries, China's FDI inflows to Africa have great potential for growth in the coming years. Looking forward, benefiting from rapid urbanization,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accelerated industrialization, improve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frica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hot spot of Chinese outward FDI.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nese investment should adapt to Africa's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to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 Africa investment cooperation should be in parallel with and mutually reinforce the process of African urbanization.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needs to focus more on the areas with the greatest growth potential of African inward FDI, such as consumer-oriented industries, infrastructure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st countries.

Key Words: China - Africa Investment Cooperation; Industrial Policy;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冯基华)